



世界经典名著

歌德短篇小说选

(上)

〔德〕歌 德 著

赵水英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一条大河的故事	1
一对邻人儿女的奇缘	37
谁是泄秘者	48
狩猎	79
神秘的敲击声	108
商人、美人儿和律师	109
面纱	131

一条大河的故事

一条大河，由于连日暴雨河水猛涨已形成泛滥。在这条大河旁边，劳累了一天的老摆渡工正疲惫不堪地躺在他的.小屋里睡觉。午夜时分他被一阵大声说话声吵醒。他听出，有旅客想坐渡船过河。老摆渡工跨出门外，看见有两大团磷火正在岸边的小船上空悠悠荡荡地盘旋。他们说，他们事情紧急，想马上赶到对岸。老渡工没有迟疑，立即撑船离岸，以惯常娴熟的动作驾船送他们过河。这时两团磷火发出一阵咝咝声，他们开始用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敏捷地互相交谈，时不时还发出一阵阵响亮的笑声，而且他们一会儿跳到船帮上，一会儿跳到船的坐板上，一会儿又跳到船底板上，他们不停地蹦蹦跳跳，一刻也不肯安静下来。

“船在摇晃了！”老人喊道，“如果你们这么不安分船会翻的，赶快坐下，你们这些鬼火！”

对于老人的苛求他们发出一阵大笑，他们嘲笑着老人，同时来回折腾得比刚才还要厉害。老渡工只好忍着性子任他们胡闹。不一会儿，船到达了彼岸。

“这是您的辛苦钱！”两位旅客喊道，说着，许多闪闪发光的金币落进湿漉漉的小船里。

“哎呀，天哪！你们想干什么！”老人惊叫道，“你们会使我遭受到巨大的不幸！这条河讨厌这类金属的东西，倘若金币掉进河里，就会掀起可怕的巨浪，我和我的船都



会被波涛吞没。谁知道到那时你们该会怎么样呢，赶快把你们的钱都重新收回去吧！”

“凡是我们抖擞出来的东西就一个也不能再收回来。”他们回答说。

“那么你们还是想麻烦我了，”老人说着弯下腰去把金币捡进他的帽子里，“我必须一个不落地把它们搜集到一起，然后带到陆地上藏起来。”

磷火跳出小船。老人大声喊道：

“我的工钱在哪儿？”

“谁不收金币就是喜欢白干活！”磷火喊道。

“你们要知道，我只能够收取长在地里的果实作酬劳。”

“地里的果实？我们鄙视这些东西，也从来没有享用过。”

“既然如此我不能放你们走，直到你们答应给我三个甘蓝头，三个洋蓍和三个大洋葱头。”

磷火边开着玩笑边想溜掉，他们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却已经感到被捆在地上了。这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最不好受的感觉。他们担保在近期内满足老人的要求，老渡工这才放他们离去，并撑船返回。他已经离岸好远了，这时磷火在后面冲着他大声呼叫起来：

“老头儿！听着，老头儿！我们把最重要的东西忘记了！”

老船工已经离得太远了，没有听见他们的喊声。回到这边河岸，老渡工顺着河流往下走，找到一处永远不会被水淹没的山地，想把那些危险的金币埋掉。这时他发现在



两座山岩中间有一道深渊，于是他把金币全部倒进深渊里，然后划船回到自己的小屋。

在这个深渊里有一条美丽的青蛇，金币掉落下来时发出的响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她几乎还没看清楚这闪闪发光的是什么东西，便立即贪婪地不加选择地一个一个地吞了下去。吃完后还四处搜寻，把散落在矮树丛里和岩石缝中的金币都仔细找了出来。

她刚一吞完金币，马上极为舒服地感到，金币在她的内脏里熔化了，并流散到全身。她欣喜若狂地发现，她变得全身透明，并且闪闪发光。早先人们曾经向她许诺过，有可能发生这种现象，但是她不知道，这光能维持多久，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她想确保自己将来永远是这个样子。这种好奇心和愿望促使她从深渊中爬出来，她要去调查，谁有可能往这里撒下美丽的金币。她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她一边在草丛和灌木林中爬行寻觅，一边欣赏着透过自己翠绿的身体发射出来的美丽的光，心里更加高兴。这时所有的树叶都被照得仿佛是绿宝石，所有的花朵都更加鲜艳娇嫩。她爬遍孤寂的荒野，还是什么也没找到。她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时她来到了一块光秃秃的平地上，看到远处有一种与她相似的光。“我到底还是找到像我这样的光了！”她叫道，并匆匆朝那个地方爬去。她不畏艰难，爬过沼泽和芦苇地。虽然她喜欢生活在干燥的山谷草地和高处的岩石缝里，享用着气味芬芳的野草，以晶莹的露珠和清甜的泉水止渴，但是为了得到可爱的金币，为了自己身上永远能发出奇妙的光，付出什么代价也在所不惜。



青蛇疲惫不堪地终于到达两位磷火先生经常玩耍的芦苇沼泽地。她迅速爬过去，问候他们，她十分高兴找到了这么可爱的与她同族的先生。磷火轻轻地向着她飞过来，跃过她，并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大笑着。

“大婶，”他们说，“即便您的身体是一条水平的直线，这并没有任何意义。的确，从发光的方面来看咱们现在是同族，但是您只管看看吧，我们两位先生变成垂直的直线，身材同样苗条漂亮。”他们说着舍弃了自己身体的宽度，尽力把身拉得长长的瘦瘦的。

“您别生我们的气，亲爱的亲戚，您看，哪个家族可以以此来炫耀呢？自有磷火以来，我们没有哪个坐立不行，平躺也不行的。”磷火接着说。

在这种亲戚面前青蛇感到十分扫兴，因为她总想把自己的头高高地昂起，想抬多高就抬多高，而现在她却只能把头弯向地面，好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刚才在昏暗的小树林里，她对自己美丽的光泽满心欢喜，而现在在两个晚辈面前，她的光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减退。是的，她很害怕这光最终会完全熄灭。

在窘迫之中青蛇急忙问两位先生，能否告诉她，前不久落在山谷中的闪闪发光的金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猜想那是下了一场金币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磷火听了这话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摇晃着身子，顿时，大量的金币掉落在他们周围。青蛇迅速地追逐着金币，把它们一个个地吞掉。

“祝您吃得满意，亲爱的大婶！”两位先生殷勤有礼貌地说，“我们还能提供更多的金币款待您。”



他们又灵巧地摇了几回，那青蛇的速度跟不上了，忙得她团团转，好不容易才把这些昂贵的食物吞食完毕。显而易见，她的光在一步步增强，而且确实发出了最璀璨的光。此时磷光已变得又瘦又小，然而愉快的心情丝毫未减。

“现在我永远与你们联结在一起了，”青蛇吃完了金币后重新喘过气来说，“你们想干什么就尽管吩咐我吧，只要我力所能及，我愿意为你们效力。”

“太好了！”磷火高呼道，“说吧，美丽的百合花住在哪里？赶快给我们带路，领我们去百合花的宫殿和花园。我们已经心急如焚，恨不得能马上就拜倒在她的脚下。”

“这种差事啊，”青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回答说，“这事我可不能马上就办。美丽的百合花可惜是住在大河的对岸。”

“大河的对岸！在这暴风雨的夜晚让人把我们送过河？这河流是多么残忍啊，它把我们分开了！能不能再去把那老头儿喊来？”

“你们只能白费力气，”青蛇回答说，“就算你们在这边岸上能够找到他，他也不会搭你们过河。他可以把任何人运过来，但是不可以把任何人运过去。”

“那我们只好靠自己了！难道没有其它办法过河吗？”

“办法还是有一些，只是此刻不行。我本人就可以把两位先生送过河，但是得等到中午才行。”

“这正是我们不愿旅行的时刻。”

“那么你们可以到晚上时靠巨人的影子过河。”

“怎么过法？”



“高大的巨人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他的身体什么事都干不了，他的双手连稻草都举不起来，他的肩膀扛不起一束干柴，但是他的影子能干许多事情，没错儿，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不为。所以他在太阳升起时和落山时最强大。到了傍晚，人们只可以坐到他影子的颈背上，随后巨人便小心翼翼地朝着对岸走去，用他的影子把游人驮过河。如果你们愿意中午到达那片树林的角落，我就可以送你们过河，并把你们介绍给美丽的百合花。那树林长得很密，而且紧靠着河岸。如果你们害怕中午的炎热，你们只好等到傍晚时到岩石湾去找巨人了，他肯定非常愿意帮忙。”

年轻的磷火先生微微鞠了一躬便离开了。青蛇很满意能够摆脱他们，她一方面为自己身上的亮光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她的好奇心也将得到满足，这种好奇心曾经让她经历了千辛万苦，折磨了她很长时间。

在她时常爬来爬去的那些深谷里，她曾经发现有一处地方非同一般。尽管那时她爬过这些深谷时还不会发光，但是她通过触觉可以清楚地辨别各种不同的物体，光是那些不规则的自然产物，她到处可以碰到，所以习以为常。她时而在大水晶石块的利角中通过，时而触摸一下纯净的银矿石表面毛茸茸的植物茸毛和钩刺，把这一种或那一种宝石随身带到光天化日之下。然而令她大为吃惊的是，她在一处四周被封闭的山岩中感觉到了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物体：光滑得爬不上去的墙壁，锋利有规则的棱角，造型美观均匀的柱子，还有让她觉得最离奇的东西就是人的雕像，她曾好几次缠绕到他们身上。她认为这些雕像肯定



是青铜制品，要不就是经过抛光的大理石制品。所有这些体验她都希望最终能通过视觉验证一下，凡是只能猜测的东西她都想证实证实。她相信自己现在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光照亮这座埋藏在地下的圆拱建筑，彻底认识一下这些不寻常之物。她赶紧往回爬，很快在她爬惯了的路上找到一处裂缝，以往她总喜欢从这里钻进那圣地。

青蛇到达目的地后好奇地四处环顾，虽然她的光不能照到圆形大厅里所有的物体，但是照清楚近处的东西是足够了。她又惊讶又崇敬地抬头朝着闪闪发光的壁龛望去，那里面安放着一尊令人敬畏的国王雕像，是纯金的。按尺寸来看这雕像比一个人高，按身材来看与其说这个男人是高个子，不如说是一个矮个子。他的造型优美的身体裹着一件朴素的大衣，头发用一个橡树叶花冠束在一起。

青蛇刚刚一望这座令人崇拜的雕像，突然国王开始讲起话来，他问道：

“你从哪里来？”

“从深谷中来，”青蛇回答，“从有金子的地方来。”

“什么东西比金子更美好？”国王问。

“光。”青蛇回答。

“什么比光更令人舒畅？”国王又问。

“交谈。”蛇回答。

蛇一边回答一边斜着眼睛偷偷地瞟着旁边。在紧挨着的壁龛中，她看到另外一座威严的雕像。那里面坐着一位银国王。他的身体瘦长，披着一个佩有服饰的长袍，王冠、腰带和权杖上都镶嵌着宝石，他的目光流露着自豪的喜悦，看上去这位国王同样想讲话。这时大理石墙壁上一道



深颜色的纹理突然亮起来，发出一种舒适的光，并扩散到整个殿堂。在亮光中蛇看到了第三位国王，他是青铜的，身材威武，倚着他的大头棒坐在那里，头上戴着桂冠。他看起来与其说像人，倒不如说是一樽岩石。青蛇到处东张西望想找出第四位国王，他站在离她最远的地方。这时墙壁突然打开，明亮的纹理犹如雷电一样闪了一下便消失了。

一个中等个子的老年男人从开启的墙壁中走了出来，吸引了青蛇的注意力。他的穿着像一个农民，手里提着一盏小灯，灯的火焰纹丝不动，让人非常喜欢看，它照亮了整个穹顶，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投下一点儿影子。

“你来干什么，是因为我们需要光？”金国王问。

“您知道，我不准许照亮黑暗。”

“是我的王国末日到了？”银国王问。

“还要迟一些，或者永远不会灭亡。”老人回答。

青铜国王以一种强健有力的声音开始发问：

“我什么时候能站起来？”

“快了。”老人回答。

“我应该与谁结盟？”青铜国王问。

“同你的几位兄长。”老人说。

“最小的弟弟会怎么样？”青铜国王又问。

“他将坐下来。”老人说。

“我还不累。”第四位国王嘶哑着声音结结巴巴地喊道。

在他们进行交谈的时候，青蛇悄悄地在殿堂里悠悠自得地爬来爬去，把所有的东西都观察了一遍，此刻正在仔



细观看近旁第四位国王。他倚着一根圆柱站立着，身材巨大，不过他这样子与其说是健美，倒不如说是笨拙。第四位国王是金属的，只是不太容易分辨出是什么金属铸造的。经过一番细致观察才看出是一种合金，是用来建造他哥哥雕像的三种金属合制而成，但是在浇铸时这三种物质似乎没有很均匀地熔合在一起。金纹、银纹不规则地贯穿于青铜物质之间，赋予这座雕像一副不太雅观的外表。

这时金国王对老人说：

“你知道多少秘密？”

“三个。”老人回答。

“哪一个最重要？”银国王问。

“那个公开的。”老人回答。

“你愿意透露给我们吗？”青铜国王问。

“等我知道了第四个再说。”老人回答。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合金国王喃喃自语道。

“我知道第四个。”青蛇说，她凑近老人，对着他的耳朵发出一阵丝丝声。

“是时候了！”老人强劲有力地喊到。神殿响起很大的回声，震得金属雕像铿然作响。就在这一瞬间，老人向西，青蛇向东沉了下去，匆匆回到深谷。

凡是老人走过的路，后面立即堆满了金子，因为他提的那盏灯有一种奇特的功能，它可以把所有的石头变成金子，把所有的木头变成银子，把死去的野兽变成宝石，还可以销毁一切金属；不过为了显示这种作用，只能这一盏灯亮，旁边不能有其它的光源，否则，它只能产生一种好看的亮光，使所有具有生命的东西都感到神清气爽。



老人走进建在山前的小屋，发现他的老伴坐在炉火旁
悲悲切切，涕泣涟涟，很不开心。

“我是多么不幸哟！”她哭嚎着，“我今天真不该放你
出去哟！”

“出了什么事啦？”老人平心静气地问。

“你刚一走，”她抽抽搭搭地说，“就有两个游客来到
门前；我一时欠考虑，轻率地放他们进到屋里。他们看上
去可像是规矩人哩，不过他们全身都发着光，别人会以为
他们是鬼火呐。他们刚一进屋就厚颜无耻地用言语奉承
我，并且步步紧逼，纠缠不休，让我想起来都害臊，我现
在都不好意思再提这件事。”

“那两位先生大概是开玩笑吧，”丈夫微微一笑说，
“因为在你这个年纪，他们本应该保持一般的礼貌才对。”

“什么年纪！年纪！”妻子大喊大叫着，“难道我该一
天到晚听别人议论我的年纪？我到底有多老了？一般的
礼貌！我可知道我知道什么。你回头看看这些墙壁是什
么样子，好好看看那些古老的石头吧，一百年来我再也没有
看到过这样的石头。可是现在，上面的金子都被他们津津
有味地吃了下去，你想不到他们的动作有多熟练，他们还
一再肯定地说，味道比一般的金子好多了。他们把墙壁上
的金子全都吃完了，然后好像是增添了信心，而且我敢肯
定，只一会儿功夫他们就变得又大又宽又明亮了。这时他
们又开始戏弄我，说我是他们的王后，还摇动着身子，于
是大量的金币掉的满地都是，你还是自己看看吧，它们都
在长凳下面，还在闪闪发光呐；可是真倒毒哟！咱们的小
狮子狗吃掉了一些金币，你看吧，它就躺在壁炉旁，已经



死了；可怜的畜生哟！我真恨自己，到他们走了我才明白过来，否则我不会答应替他们偿还摆渡工的账的。”

“他们欠了什么？”老人追问。

“三个甘蓝头，”妻子说，“三个洋蓍和三个洋葱头。我答应了他们，天一亮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河边去。”

“你可以帮他们这个忙，”老人说，“因为他们将来偶尔也能为咱们效力。”

“他们是否会帮咱们干事，这我可不知道，不过他们倒是答应了并且一再下了保证。”

这时壁炉里火光通明，老人撒了一层厚厚的煤灰压住了烧得正旺的煤火，把闪光的金币藏了起来，这时只剩下他的小灯在亮着。在美妙无比的灯光照射下，墙壁上又盖满了金子，小狮子狗变成了人们所能设想的最漂亮的缟玛瑙，这种贵重的矿物由于黑棕两色互相交替而使它成为罕见的艺术品。

“拿上你的篮子，”老人说，“把缟玛瑙放进去，再拿三个甘蓝头、三个洋蓍、三个洋葱头，把它们摆放在四周，然后提到河边去。将近中午时让青蛇送你过河。接着你去拜访美丽的百合花，把缟玛瑙交给她。她能够通过触摸杀死所有的生灵，她同样也可以通过触摸把小狗救活，她有了小狗就有了一个忠实的伙伴。告诉她，不要忧伤，她得救的日子就要到了，她应该把最大的灾难看成最大的幸福，因为是时候了。”

老妇人装好篮子天一亮便动身上路。初升的太阳从大河对岸把金灿灿的阳光撒过河面，河水在远处闪闪发亮。老妇人步履蹒跚，因为她的头上顶着篮子，这倒不是因为



搞玛瑙，虽然它很重。凡是无生命的东西，她顶在头上不觉得怎么样，何况那篮子是悬在空中飘浮在她的头上。但是顶着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活着的小动物她觉得特别难受。她闷闷不乐地走了一段时间，忽然她大吃一惊，慌忙停下脚步，因为她差一点儿踩到巨人的影子上，这影子越过平地一直向她这边伸展过来，现在她才看到威力无比的巨人，他游过河面，从水中爬了出来，老妇人不知道该如何躲避他。巨人一发现她，便戏谑地与她打招呼。他的一双手的影子随即伸进篮子，轻而易举地拿出一个甘蓝头、一个洋蓍，一个洋葱头，并把它们送到巨人的嘴里，然后巨人溯流而上给老妇人让出路来。

老妇人犹豫起来，是不是最好先回去，到菜园子里把缺的几样东西补上？她就这样思前想后举棋不定地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就到了河岸边。她在岸边坐了很久等候老渡工。终于她看见他载着一个不寻常的旅客划过来了。一个她怎么也看不够的高贵英俊的青年男子下了船。

“你带的是什么东西？”老渡工大声问。

“蔬菜，是两位磷火先生欠您的。”老妇人一边回答一边指着她的货物。

老渡工发现每样东西只有两个时十分恼怒，他斩钉截铁地说，他不能够收下。老妇人苦苦哀求他并告诉他，她现在不能回家，她还得往前赶路，带着这些东西太累赘太辛苦。摆渡工仍然拒绝收下这些东西，并让她相信，这件事连他也作不了主。

“这九件东西我必须同时收下，其中三分之一是付给河流的，否则一件也不能收。”



经过反反复复的商谈之后老渡工最后回答说：

“还有一个办法。如果您向河流担保，承认您是它的债务人，我便只收下我该得的这一部分。不过您这样做可是有危险的。”

“如果我遵守诺言我还会有危险吗？”

“那就一点儿危险也没有了。现在请您把手伸进河里，”老渡工接着说，“您向河流发誓，愿意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还清债务。”

老妇人只好唯命是从。但是当她把手从水中抽出来时可真是吓了一跳，她的手变得漆黑。老妇人对着摆渡工破口大骂，并有根有据地说，她的手一直是她身上最美的一部分，尽管她净干粗活，但是她很会保养自己宝贵的肢体，使它们一直又白又嫩。她懊恼地看着自己的手突然绝望地惊喊道：

“糟了！我发现这手竟然在缩小，它比另一只手小了很多。”

“现在看来只能如此了，”老渡工说，“如果您出尔反尔不履行诺言，那就成真的了。您的手会越变越小，直到最后完全消失。您不用担心，以为这只手废了，您将来照旧能用它干所有的事，只是人们看不见它罢了。”

“我宁愿从此不能再使用这只手，但愿人们也别看出这件事。”老妇人说，“不过现在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为了尽快摆脱掉这层黑皮和这些烦恼，我会说话算数的。”

老妇人说完赶紧去拿篮子，而那篮子则自动地飞到她的头顶上，悬浮在空中跟着她。老妇人急忙去追赶那个年轻的美男子，他正慢吞吞地、无精打采地离开河岸。他的



矫健的体态和独特的服装给老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胸前护着一副闪闪发光的铠甲，他的肩上搭着一件紫袍，他没戴帽子，漂亮的棕色鬃发波浪般地飘垂着，他迷人的面孔和匀称的双脚任凭烈日曝晒，他赤着脚泰然自若地走在滚烫的沙子上，他极度的痛苦似乎压倒了一切表情。

爱说话的老妇人试图与他搭腔，但他总是三言两语就答复了她。最后，尽管他的眼睛很美，老妇人也感到厌倦了，因为想与他攀谈只能是白费心机。老妇人向他告别说：

“亲爱的先生，我觉得您走得太慢，而我可不敢耽误了时辰，我还得靠青蛇帮我过河，向美丽的百合花转交我丈夫的厚礼。”

她说着加快了脚步，急急忙忙地走了。那美青年顿时振作起来，紧紧尾随着她。

“您去美丽的百合花那里！”他惊喜地叫道，“我们是同路了。您带的是什么礼物？”

“亲爱的先生，”老妇人答道，“您那么吝啬，三言两语便回绝了我的问题，而现在您却想探听我的秘密，这可不公平合理，哪儿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不过，如果您愿意进行交换，把您的遭遇告诉我，那么我也愿意不向您隐瞒我和我的礼物是怎么回事。”

他们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老妇人信赖地把自己的情况、把小狗的事都告诉了他，还让他看了那件奇异的礼物。

青年人立即从篮子里取出那件大自然的杰作并把小狗抱到怀里，那狗仿佛在安静地睡觉。

“幸运的小家伙！”他脱口喊道，“你将被她的手轻轻



触摸，你将被她救活，而活着的人却得避开她，否则就会遭厄运。唉，我干嘛这么伤心地诉说这些！让她看一眼而瘫痪不是更痛苦更可怕，还不如死在她手里！”

接着他又对老妇人说：

“您看看我吧，在我这个年纪，我不得不忍受不幸和痛苦。这件铠甲，我曾经在战争中光荣地佩带过，这件紫袍，是我力图通过贤明的统治赢得的，可是命运却把铠甲当成不必要的负担、把紫袍当成无足轻重的装饰留给了我。王冠、权杖、宝剑，都没有了。现在我同世人一样，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这一切皆起因于她那双美丽的蓝眼睛，一双不吉利的眼睛，它们能使所有的生灵丧失力量和活力，而碰过她那双手的人，即使侥幸活下来，也只能像鬼一样地生活。”

他不断地抱怨着自己的命运，可是完全没能满足老妇人的好奇心。她不仅想了解他的内心状况，还想了解他的外部情况。可是她既不知道他父亲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王国的称号。青年抚摩着僵硬的小狮子狗，阳光和青年温暖的胸膛给了小狗热量，使人觉得它好像还活着似的。他打听了许多有关提灯老人的情况，详细地询问了那盏神灯的作用，仿佛将来能借此脱离厄难，逢凶化吉。

在他们谈话时他们看到远处有一座宏伟的拱桥横垮大河两岸，它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奇异的光泽。两个人都投以惊奇的目光，因为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座建筑是如此壮观。“怎么！”王子感叹道，“难道它还不够美吗？简直就像是用碧玉和绿石英石建造的！像是用祖母绿、绿石髓和贵橄榄石镶嵌在一起的，美轮美奂，让人都不敢踏上

